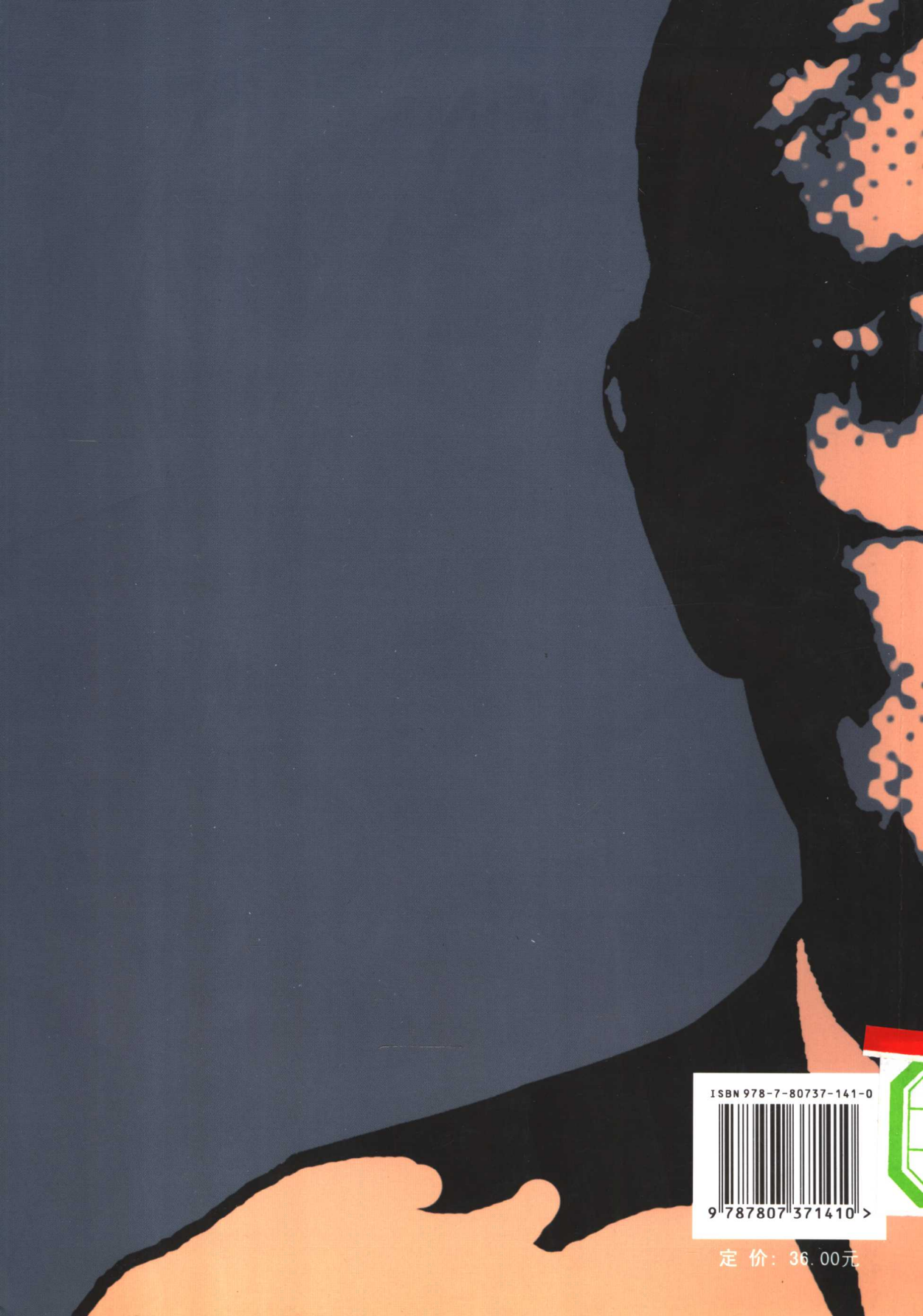


[两岸风云人物书系]

窦应泰◎著

李登辉 弄权秘录

山东友谊出版社



ISBN 978-7-80737-1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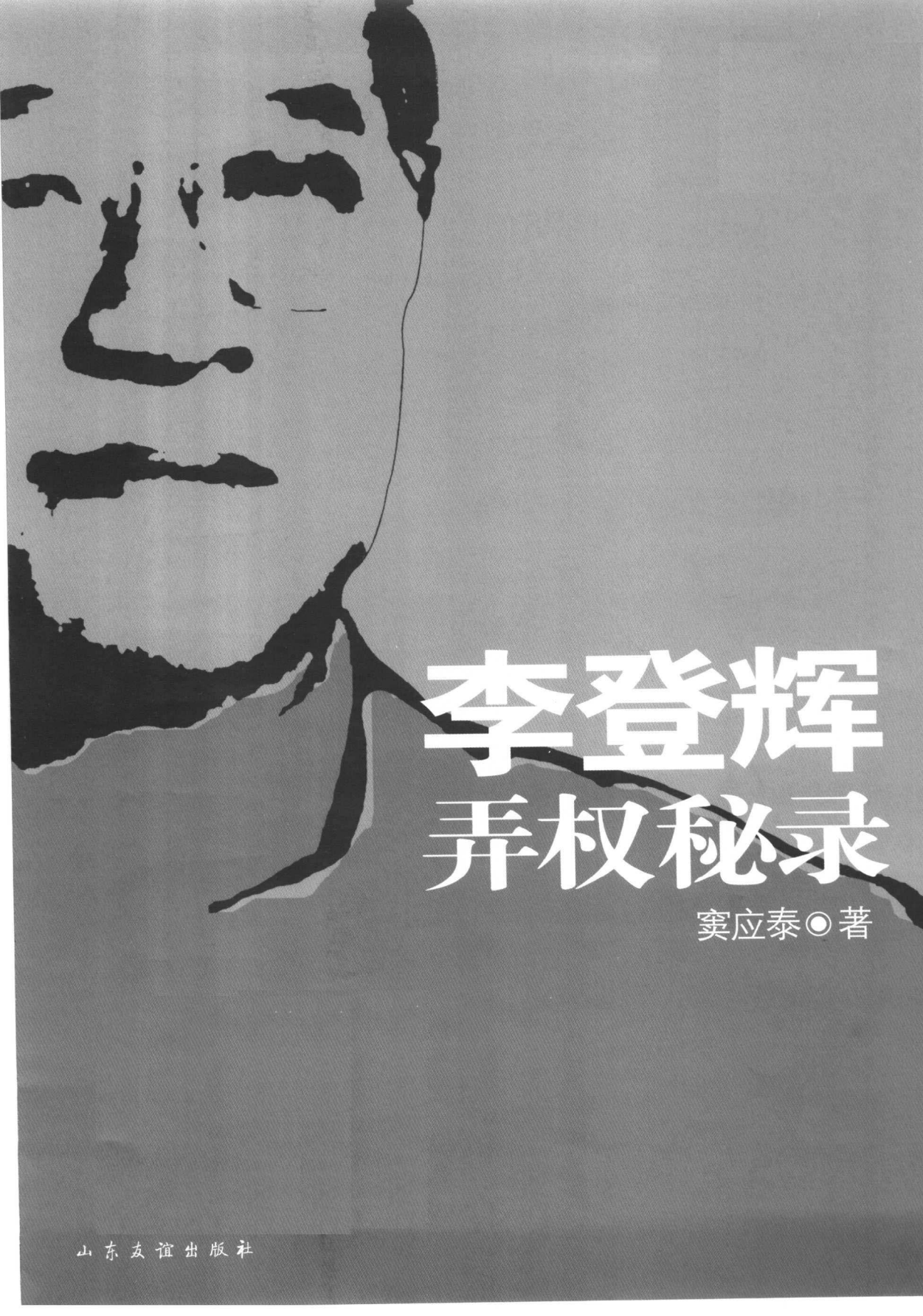


9 787807 371410 >

定价：36.00元



登輝水 机



李登辉 弄权秘录

窦应泰◎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登辉弄权秘录/窦应泰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80737-141-0

I. 李... II. 窦... III. ①李登辉—生平事迹
②政治—研究—台湾省 IV. ①K827=7②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655 号

李登辉弄权秘录

窦应泰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148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mm×242mm 16 开本

印 张: 22.5

插 页: 3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一纸论文，竟成“农学家”的晋身阶梯	1
第二章	蒋经国政治棋局中百密一疏	16
第三章	以胜者姿态步入士林官邸	33
第四章	“官邸派”势孤力微	46
第五章	宋美龄的一封信	56
第六章	祭祖三芝乡，道出封杀内幕	71
第七章	扶俞打蒋压李，不按常规出牌	85
第八章	新政客，老手段	98
第九章	重用李元簇的玄机	108
第十章	四面都是李家人，何必手托乌纱帽	120

第十一章	丢了兵权恨难消，再掀恶战在政坛	137
第十二章	强权之下的秘密结盟	153
第十三章	“四巨头”拍案而起	168
第十四章	智囊团推出“分化”之计	185
第十五章	李登辉困居阳明山，蒋彥士献计解重围	200
第十六章	蒋彥士请出“八大老”	219
第十七章	瓦解“林蒋联盟”	235
第十八章	昨非今是用人无常	251
第十九章	暗纵女“打手”，背后捅一刀	264
第二十章	上将洒泪，更换“阁揆”又一幕	284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大溪山庄	298
第二十二章	广岛碰壁与“死海”之旅	308
第二十三章	重金敲开美国大门，李登辉访美的台前幕后	322
第二十四章	台海响起惊雷	344
尾声		350

第一章 一纸论文，竟成 “农学家”的晋身阶梯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

台北市风平浪静。这一天对于台湾普通的百姓来说不过是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但是对于乘坐一辆美国派克轿车驶过淡水河大桥，向台北市中心的介寿路飞驰而来的“副总统”李登辉来说，却是个相当关键的时刻。

身材颇长，两鬓已露出花白头发，鼻梁上架着玳瑁眼镜的李登辉，显得踌躇满志。这个平时在国民党官场上一向谨小慎微、谦恭内向的学者型官僚，今天的神情与往常大不相同。昨天夜里他辗转榻上，难以成眠，天明时居然做了一个好梦。正是这个梦使得已经六十五岁的李登辉一改从前不露锋芒的谦和性格，变得喜形于色。

“嘟嘟……”派克车飞驰过一座座立交桥，窗外不时地飞掠过李登辉所稔知的基隆河、淡水河和新店溪。后来，轿车终于驶上了戒备森严的介寿路。

李登辉远远望见那幢始建于一九一二年，外墙贴有红色马赛克的欧式大楼，那是台北人望之生畏的“介寿馆”，门前有十余名荷枪的国民党宪兵一字排开地担任警戒。李登辉对于这座大楼比自己的官邸还熟悉。一九七二年他是以“政务委员”的身份走进这幢欧式建筑的，他知道这幢大楼在日据时期曾几历兵燹，一九四六年重修以后适逢蒋介石六十岁寿辰，故而将这座建筑命名为“介寿馆”。早先，它只是作为国民党的东南长官





公署存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逃台后的蒋介石结束了下野生涯，决定“复出视事”，“介寿馆”便正式更名为“总统府”。李登辉坐在轿车里，一双精明的小眼睛透过两只薄薄的镜片，远远看到大楼正门上高悬的那块镶有“总统府”三个鎏金字的横匾，唇边露出一抹矜持的笑纹，这是因为李登辉心里十分清楚，“介寿馆”的主人蒋经国因患糖尿病等宿疾已进入晚期，在病魔的折磨下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不登“介寿馆”二楼的办公室，每天只留在七海官邸办公。病入膏肓的蒋经国究竟能不能熬过一九八八年的春天呢？今天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是否还像以往那样缺席，而由中常委们轮流坐庄来代他主持会议呢？如果今天的会议蒋经国仍然不能到会，那是否意味着他的病情在进一步恶化？如果真的处于日益恶化的状态，那么昨夜的那个奇怪的梦或许就是某种好兆头。想到这里，李登辉已经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与兴奋了。

“副座！”李登辉在“总统府”门前下车，弹掉笔挺西服上的纤尘，正了正枣红色领带。“总统府”正门照例像以往那样关闭着，不许任何官员的汽车驶入。从前这里只有蒋氏父子的轿车可以从正门驶入，余者不论哪一级官员，只能将车停在距正门十米外的地方，然后通过正门左右两侧的电动玻璃门走进去。李登辉正向守门的宪兵还礼，忽见左边的玻璃大门开启，走出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官员，正是秘书苏志诚。苏志诚近前一步，接过李登辉的灰呢子大衣，悄声说，“今天的中常会，改由俞国华来代为主持。现在中常委们几乎全到了，只有您还没到，所以我出来接您。”

“俞国华来主持？”在李登辉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已经七十四岁的浙江系元老，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那张令人讨厌的脸庞。他一边随苏志诚步入高十六米宽敞空旷的大厅，一边惊愕地问道，“莫非经国先生……今天又不能到会吗？”李登辉在问这句话时，蓦然想起了昨夜的梦。蒋经国不到会本来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当他从苏志诚口中得到证实后，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他环顾着厅内几根欧式大理石巨柱和光可照人的花岗石地板，一双隐匿在闪亮镜片后的精明的小眼睛顿时一亮。李登辉心里很兴奋，因为他盘算过，蒋经国已经有十余次在“中常会”时请假了，这

说明事必躬亲的蒋经国的病情日益恶化，否则蒋经国是不会甘心困居在七海官邸里的。

“登辉，在行政院门前居然会发生老兵请愿事件，实在令人痛心，这说明我们这些人无能呀！”李登辉喜滋滋的目光越过大厅两侧盆栽的碧绿棕榈，凝望着矗立在前厅孙中山的巨大铜像，蓦然想起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蒋经国在七海官邸的一次谈话。那天蒋经国抱病坐轮椅来到台北市的中山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虽然事前李登辉曾经劝阻，可是蒋经国执意前往，并对李登辉说：“放心，民进党那些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结果，当蒋经国的轮椅被推上主席台时，还未等他致辞，台下的民进党代表便一拥而起，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在参差起伏，令人生畏的口号声中，蒋经国讪讪地提前结束致辞，被推下台来。那天下午蒋经国的病情突然加重，昏厥过后接见了前来问安的“副总统”李登辉。当时，李登辉虽然表面显露关切忧虑之色，心中却明白蒋经国已经病体沉重，来日无多。

十二月二十五日“民进党代表抗议事件”对蒋经国仅仅是个小小的难堪，李登辉知道更令蒋经国痛心的还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的“老兵请愿事件”，那时蒋经国早已因病卧床，不得不由自己出来收拾残局。所以，蒋经国苏醒后首先向李登辉谈到的就是这件事：“听说行政院的职员被老兵吓得上班不敢走正门，唉，国华这个院长啊，简直是太无能了！”

李登辉当时很想附和几句，以加重“行政院长”俞国华在蒋经国心中的恶劣印象，但是精明过人的李登辉当然知道俞国华与蒋经国、宋美龄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他将涌上来的话吞咽下去，息事宁人地劝道：“总座，事情总算已经过去，老兵回大陆探亲的决议已经公布了。您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少问官邸以外的事情，安心养病，外边的事由我们来办，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但愿如此！”蒋经国经李登辉这一番开导劝慰，脸上居然绽露出多日不见的笑纹。李登辉早从荣民总医院医疗小组召集人姜必宁那里打探到了蒋经国的病情真况，他见蒋经国对自己很快好起来仍然抱有幻想，心头





不免一阵冷笑。

想到这里，李登辉问身边的苏志诚说：“今天的中常会很重要呀，按理经国先生是该到会的。他不来，莫非病情又不稳定了？”

苏志诚笑笑说：“不，听李焕秘书长说，总座昨天还找他到官邸里谈话，估计病情可能有好转了！”

“哦？好好！”李登辉虽然知道苏志诚是自己亲信，但对于蒋经国的病，他是从来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幸灾乐祸神态的，甚至无意的只言片语都格外慎重，生怕传到蒋经国耳朵里，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不信任，那样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李登辉大步来到后厅，在蒋介石那座黄铜坐像下匆匆穿过，来到中字形楼宇的一侧，与苏志诚乘电梯来到楼上的会议室。李登辉推门一看，只见长方形的会议桌两旁的十二张固定的中常委席位大多已经坐满，只有蒋经国的席位与他在长桌左侧的席位还空着。李登辉慌忙朝今天担任主持的中常委俞国华笑着躬身，然后悄悄地找到自己的椅子，坐了下来。

俞国华在那里侃侃而谈，李登辉却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听到俞国华宣布今天中常会所讨论的议题是“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案”和“地方自治法制方案”。在俞国华宣读上述由蒋经国修改确认的两个方案时，李登辉的思绪完全不在议题上，脑际又现出蒋经国那张笑咪咪的胖脸。

“你就是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李登辉吗？”李登辉迄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与蒋经国见面是一九六八年七月，那是在台中县雾峰山下的一片长势良好的水稻田里。当时，年已四十五岁的李登辉还仅仅是台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学者与水稻专家。那天他将裤脚高高挽起，头戴一顶台中农民常戴的那种高顶宽檐帽，在没膝深的水田里为一群从台北专程赶来巡视水稻长势的官员们讲解有关水稻的知识。有幸的是，那群由侍卫们簇拥的官员之中，就有日后发现并不断提拔他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

当时，李登辉是第一次与蒋经国接触，有些诚惶诚恐，一双手紧张得不知往哪里放，见蒋经国主动打招呼，有些受宠若惊地答道：“蒋院长，我

就是农复会的李登辉，多谢您还记得我。”

蒋经国显然对这位谦和恭谨、温文尔雅的中年知识分子颇有好感，说：“主管你们农复会的蒋彦士先生时常说到你。他说你对台湾的农业现状很有些独到的研究，还说你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农经博士的时候，因为一篇题为《农工间资本移动——台湾个案研究》的学术论文，获得过全美优等奖学金。蒋彦士曾经将你那四百多页的论文推荐给我，我读过，觉得很有创见性，你在论文中对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台湾农业的现状到转型互动，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我记得你那篇论文的论点很有意义，你以大量的事例，论证台湾将来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生产都将达到极限，故而可能回到工业回馈农业的危局。李登辉，正是从你的论文中我感到必须要懂农业，只有懂农业才能抓台湾的农业呀！因此，你这台湾籍的农业专家实则已成了我蒋经国的老师和先生喽！”

“不敢当啊，蒋院长！”两脚沾满湿淋淋泥水的李登辉，被蒋经国一番话说得心旌摇动，感激涕零。他忙不迭地从水田里走出来，战战兢兢地站到田畦上，躬身赔笑说，“那篇不值一提的论文，虽然是我十年苦心研究台湾农业的结果，可难免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蒋院长对它有如此高的评价，登辉受之有愧……”

“不，李登辉，你不必太过谦虚！”蒋经国对机敏谨慎的李登辉更加青睞，上前拍着李登辉瘦削的肩头说，“可以坦率地对你说，日后行政院的政策方针，必然是农工并蓄，台湾若发展工业势必发展农业。我听蒋彦士说，你早年在日本读帝国大学时，就倾向于攻读农业，回到台湾后在台湾大学又专修农业经济。后来你又在农林厅任职，还当过合作全库的研究员，农复会的经济组长和顾问，可以称你为农业专家嘛！日后有些事我或许还要请教于你，我想你不会拒绝吧？”

“院长真是言重了！”李登辉见在场那么多高级官员与随行侍从都向自己投来艳羨甚至是妒忌的目光，越加感到如此殊荣来得太是时候了，急忙说，“若说我精通农业倒不敢当，不过我决心一辈子献身农业倒是真的。因为我从小就生在台北县大屯山下的三芝乡。当时我家里很穷，所以除





在三芝的国小和在淡水的国中读书之外，每年都要回乡到大田里干农活的。院长，从那时起我就对水稻有了兴趣。一九五二年我到美国农阿华大学进修时，就主动选了农业经济专业。”

“好，很好！”蒋经国矜持地一笑，他见随行的官员们注视着他与李登辉过于亲昵的交谈，急忙收住话头，说，“李登辉，搞农业就要务实，我希望你能在台湾的农业经济研究上真正做出榜样来！”

“我懂我懂！”李登辉谦恭地连连颌首说，“我一定按院长的训令去做，为院长研究指导台湾的农业略尽微薄之力！”

“诸位，现在休会！”俞国华沙哑的声音，打断了李登辉的沉思。他急忙振作精神，环顾全场，见前来参加“中常会”的国民党大员们，都纷纷起身离座。他刚才没有听清会议讨论的内容，更没有想到没有蒋经国出席的会议这样匆匆收场。他起身将皮包挟在腋下，随众人鱼贯出门。在向廊道里走的时候，李登辉忽然见到“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李焕慢悠悠地走在前头，他忙急走几步，赶上去说：“秘书长，听说昨天总座在官邸里召见了你，他的身体如何？莫非真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吗？”

李焕停住脚，回身望着满脸关切的李登辉，摇摇头说：“副座，外面报纸上的那些传言是信不得的，总座的身体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瞒你说，昨天中午过后，总座打电话将我叫到官邸去谈了两个多小时。总座的身体有些虚弱，只能靠在床上说话，主要是与我谈今天中常会上讨论的两个方案。他说民国七十五年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了六大议案，其他议案多数已付诸实施，只有上述两案直到最近才得以在国民党中央的专案小组完成草拟，所以总座很关心，本来是准备亲自到中常会来主持讨论的，只是今晨临时打电话，委托俞国华院长代替他主持。”

“总座究竟……”李登辉此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讨论两个什么方案上，他所关心的只是蒋经国的身体到底能坚持多久。虽然李焕与他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是在数载宦海生涯中一贯以谨慎著称的李登辉，尽管心绪焦灼，却不敢过于直露，便吞吞吐吐地问道，“看来总座完全可以主持下一次的中常会了？”

“不好说。”看来李焕并不想与李登辉深谈有关蒋经国的病情，抽身欲走，只是敷衍说，“不过，依我看总座的身体不会有突然的变化。虽然姜必宁那些人认为他的糖尿病已到晚期，体内各脏腑已濒临衰竭，可我却不敢苟同，因为从昨天与他那么长时间的谈话中，实在看不出总座的生命已经垂危。我觉得，总座的身体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李焕的一席话宛如一盆凉水，陡然向李登辉泼来，使他顿时感到失望与痛苦。他本来是希望从李焕口中得到企盼得到的消息，然而蒋经国病体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李登辉心中十分沮丧，但是在李焕面前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欣慰的神态来，说：“那就好！总座身体没大变化就好，这样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因为有他这棵大树我们就好乘凉呀！”李登辉呆呆地望着李焕穿过那由台杉、墨松、榕树和一丛丛山茶所组成的偌大园圃，径直地朝“总统府”中字型楼宇的后边走去，然后颇为失望地长叹一声，悻悻地走向那座迎面矗立着蒋介石铜像的大厅……

“登辉，你今天的气色怎么这么难看？”中午时分，当李登辉的轿车驶进位于蟾蜍山不远的官邸时，夫人曾文惠照例恭迎在楼前那丛生着红艳艳杜鹃的花圃前。她见清早兴冲冲前去参加国民党“中常会”的丈夫，愁眉不展地从小轿车里钻出来，便急忙上前一步，将踉跄一下险些跌倒的李登辉扶住，悄声地探询道，“莫非在今天的会上与谁发生了争吵，或者是遇上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李登辉瞟了一眼楼前的侍卫，欲言又止。他一边偕曾文惠向楼内走去，一边环顾左右。只见这座建筑在景色秀丽风景区的官邸，面积虽然远远无法与设在大直地区蒋经国的七海官邸相比，但也幽中取静，景色宜人。官邸四周以两丈高的青砖围墙环绕，院宅左为李登辉夫妇及侍从、秘书们的住所，右为一座小花园。园中广植榕树和绿葱葱的台湾杉，各种山茶花、杜鹃花为花园增色不少，因为曾文惠特别喜欢杜鹃花，所以小花园中仅各种颜色的杜鹃花就有十余种。花园虽小，但小桥流水，显得十分幽雅宁谧。李登辉本来打算随曾文惠回房去，但忽然又改变了主意，对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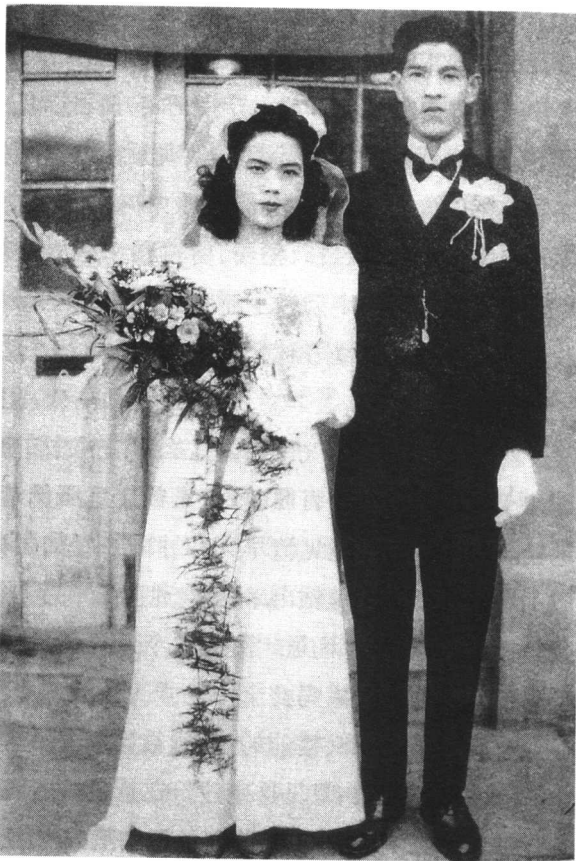




说：“文惠，楼内人太多，不是说话的地方，你随我到花园的凉亭里坐坐，可好？”

“登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曾文惠一边扶着李登辉，沿着一条由鹅卵石铺成的小甬路向花园走去，一边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那张阴沉沉越拉越长的脸。

曾文惠生得端庄秀美，雍容富态，满头蓬松的卷发。她和李登辉是老乡，出生在台北近郊淡水镇三芝乡。她一九二六年出生，比李登辉小三岁。但曾文惠与家境贫寒的李登辉不同，她是三芝乡富甲一方财主的千金。虽在甜水里泡大，但她与那些享乐至上的富家小姐不同，她从小喜欢读书，当然也就更喜欢那些有文才的人。所以，当她十七岁那年从台北市第二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暗恋上了与她同村的李登辉。她既看中了李登辉的长相，亦看中了他的学识，认为李登辉久后必有腾达之日。所以，当曾文惠的父母接二连三将媒人迎进客厅时，尽管媒人们介绍的均是些与曾家门当户对



李登辉作为平民子弟，一九四九年与曾文惠结婚的时候，还是规规矩矩的学生模样。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爬上台湾政坛的顶峰。

的富家弟子，但是都被曾文惠一一谢绝，因为她的中心早有了意中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怎么能将女高毕业的女儿嫁给一个佃农的儿子呢？”曾文惠的母亲听说女儿已经暗恋着在淡水基督教系高等学校专攻农业的李登辉时，曾经气得大发雷霆。她当然不肯将花枝儿般娇艳，才貌双全的女儿，嫁给三芝乡佃农李金龙的儿子为妻。可是曾文惠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是个聪慧的女孩，自然不会像那些低智商的女孩子那样用哭哭闹闹的办法来迫使母亲妥协，而是用明智的分析使得开通的父亲相信李登辉虽然出身佃农之家，但是他天分很高，久后必有出头之日。



一九六三年李登辉在全家福上已经有了一点踌躇满志的架势，看得出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在父亲的赞许之下，曾文惠很快就与李登辉在三芝乡祠堂正式订婚了。那时，作为知识女性的曾文惠，已在台北市大丰银行当上了职员，收入很可观，她用自己的薪水，资助野心勃勃的李登辉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直到

一九四九年李登辉从日本学成归来，并在台湾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任助教后，曾文惠才真正地披上婚纱，与西装笔挺的李登辉双双步入基督教堂，在神父的洗礼下结成伉俪。不久，曾文惠便毅然辞去了大丰银行的工作，回家专心致志地伺候李登辉，成为远近闻名的贤惠太太。曾文惠在李登辉当农业学者的年代，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后来，李登辉步入政界，在蒋经国的提携下步步升迁，在官场宦海的角逐中，曾文惠一下子又变成可以直接为丈夫出谋划策的参政夫人。所以，李登辉今天出门与归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立刻引起了曾文惠的注意，因为只有她才最能了解急于





登上“总统”席位的李登辉之心。

“莫非姜必宁和罗光瑞两位医生向你提供的情况有误？”曾文惠扶着李登辉穿过雕梁画栋的回廊，踏上湖边的小桥，来到那座临水而筑的小凉亭。两人并排坐在小石凳上，俯望着碧波荡漾的一泓湖水。曾文惠见丈夫无精打采的样子，急忙问道。

“他们报告的病情怎么会有误呢！”李登辉紧蹙着双眉，摇头叹气道，“姜必宁是荣民总医院的副院长，又是蒋先生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怎么敢随便向我说假话？那个罗光瑞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身为台中医院的院长，又是留美的著名肠胃病专家，长期为经国先生做定期检查，怎么会对蒋先生的病情判断失误？不可能！正是姜、罗两位前几天亲口对我讲，蒋先生的病情已到晚期，而且他现在不仅仅是先天性糖尿病一种病，他们说蒋先生的许多脏器均已到了功能衰竭的危险状态。别看目前在药物的维持下可以像常人那样活着，可他的病情如果一旦发作，就很快转危，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李登辉说到这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颇为失望地说道，“可是方才散会时我问过李焕，他是昨天下午进七海官邸面见过蒋先生的。李焕说蒋先生的病情并没有恶化，甚至还想来主持中常会呢。文惠，你说蒋先生的病情有姜必宁和罗光瑞说得那么严重吗？”

“哦，原来如此。”性格娴静，处事稳重的曾文惠等李登辉一口气将郁积在心中的不悦吐出，方才莞尔一笑，劝慰道，“登辉，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不过是李焕的几句话，也值得你这样？你要沉住气嘛，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沉住气，泰然处之，静以待变！”曾文惠仿佛已经看穿了丈夫那临近接班却又焦灼不安的复杂心境，娓娓地说道，“登辉，既然你认定姜必宁、罗光瑞两位对蒋先生病情的诊断无误，那就说明蒋先生很可能来日无多，甚至，说不定在最近就有什么突然性病变，至于李焕说昨日蒋先生还在七海官邸与他谈话，又说病情没有发展，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一个被糖尿病困扰多年的人，当然不会马上出现什么危险的病变。你耐心静候动静就是，可万万不能在外人面前露出丝毫的焦躁神态来，更不能轻易向李焕等人去打探蒋先生的病况，因为你的身份特殊，很敏感的，人们会猜